



# 顧頡剛全集

7

顧頤剛全集

顧頤剛古史論文集

卷 七

中 華 書 局

顧頡剛全集

## 卷七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古今僞書考跋 .....           | 1   |
| 古今僞書考序 .....           | 6   |
| 四部正譌序 .....            | 15  |
| 印行辨僞叢刊緣起 .....         | 21  |
| 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序 .....       | 22  |
| 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後記 .....      | 31  |
| “古籍年代簡說”寫作計劃 .....     | 48  |
| 崔東壁遺書序一 .....          | 51  |
| 附 王煦華：崔東壁遺書序附記 .....   | 174 |
| 王煦華：崔東壁遺書重印補記 .....    | 176 |
| 戰國秦漢間人的造僞與辨僞附言 .....   | 178 |
| 崔東壁遺書序二 .....          | 181 |
| 崔東壁遺書按 .....           | 185 |
| 序目按 .....              | 185 |
| 王灝崔東壁遺書目按 .....        | 186 |
| 徐世昌畿輔書徵崔述按 .....       | 187 |
| 傳狀按 .....              | 187 |
| 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按 .....      | 189 |
| 崔東壁先生佚文按 .....         | 189 |
| 崔東壁先生佚文·附呂游西門關記按 ..... | 191 |
| 知非集按 .....             | 191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二餘集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| 193 |
| 針餘吟稿按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94 |
| 菽田贍筆殘稿按 .....               | 195 |
| 崔德皋先生遺書目錄按 .....            | 196 |
| 崔德皋先生遺書·訥菴筆談按 .....         | 198 |
| 崔德皋先生遺書·尚友堂文集按 .....        | 199 |
| 崔德皋先生遺書·寸心知詩集按 .....        | 201 |
| 崔德皋先生遺書附錄·楊蔭溍崔德皋先生年譜按 ..... | 202 |
| 崔東壁先生親友事文彙輯按 .....          | 203 |
| 評論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204 |
| 評論續輯按 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05 |
| 評論續輯·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分論第六章       |     |
| 論語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206 |
| 評論續輯·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總論第四章       |     |
| 中庸按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207 |
| 初編校勘記原序·初刻本校勘記卷一補上古考信錄      |     |
| 校勘記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207 |
| 初編校勘記原序·初刻本校勘記卷二洙泗考信錄       |     |
| 校勘記 .....                   | 208 |
| 二編校勘記原序·東壁遺書校勘記序 .....      | 208 |
| 今本知非集校勘表按 .....             | 210 |
| 崔東壁先生故里訪問記 .....            | 211 |
| 致胡適：答書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28 |
| 附 胡適：詢姚際恒著述書 .....          | 231 |
| 致胡適：答書 .....                | 232 |
| 附 胡適：囑點讀偽書考書 .....          | 232 |
| 致胡適：告擬作偽書考跋文書 .....         | 234 |
| 附 胡適：告擬作偽書考長序書 .....        | 235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致胡適：答書                | 237 |
| 致胡適：論竹柏山房叢書及莊子內篇書     | 238 |
| 附 胡適：告續得姚際恒著述書        | 239 |
| 胡適：答書                 | 239 |
| 致胡適：論僞史及辨僞叢刊書         | 240 |
| 附 胡適：告得東壁遺書書          | 242 |
| 胡適：自述古史觀書             | 242 |
| 致錢玄同：論辨僞叢刊分編分集書       | 244 |
| 附 錢玄同：論近人辨僞見解書        | 245 |
| 致錢玄同：論辨僞工作書           | 247 |
| 致胡適：論僞史例書             | 249 |
| 致錢玄同：答編錄辨僞叢刊書         | 251 |
| 附 錢玄同：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僞叢書書    | 253 |
| 致胡適：論通考對於辨僞之功績書       | 256 |
| 致胡適：答書                | 257 |
| 附 胡適：論辨僞叢刊體例書         | 257 |
| 致錢玄同：論孔子刪述六經說及戰國著作僞書書 | 259 |
| 附 錢玄同：論編纂經部辨僞文字書      | 260 |
| 整理十三經注疏計劃             | 262 |
| 擬編輯尚書左傳讀本計劃書          | 273 |
| 上古史研究                 | 275 |
| 一、序論                  | 275 |
| 二、中國古代史料概述            | 295 |
| 三、詩經研究                | 333 |
| 四、楚辭研究                | 367 |
| 五、禹貢上的二大問題            | 398 |
| 六、堯典內的二大問題            | 413 |
| 中國史料的範圍和已有的整理成績       | 449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經學通論講義 .....    | 466 |
| 開課計劃 .....      | 466 |
| 第一講提綱 .....     | 468 |
|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一 ..... | 471 |
|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二 ..... | 472 |
|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三 ..... | 480 |
|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四 ..... | 485 |
| 第一講參考資料之五 ..... | 491 |
| 第二講參考資料之一 ..... | 497 |
| 第二講參考資料之二 ..... | 501 |
|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一 ..... | 502 |
|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二 ..... | 502 |
|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三 ..... | 507 |
|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四 ..... | 515 |
| 第三講參考資料之五 ..... | 516 |

## 古今僞書考跋\*

右古今僞書考一卷。宣統己酉歲，始見於孫伯南先生架上。去年在京中刻意求之不能得，遂借自孫先生手錄焉。是書始刊於知不足齋叢書；先生所藏爲光緒十八年秋浙江書局單行本。浙局是刻，板本甚劣，謬謬爲繁。今就其可正者正之；他日得善本，當重校。

書無序跋，亦不記年。姚君行事，他書並難徵考。觀其引據書說及錢牧齋、顧寧人而止，則是清康、雍間人。蓋山谷含章之士，不求令聞於世俗者，可決也。

尋索所著，於易傳條曰：“予別有易傳通論六卷。”於古文尚書條曰：“予別有通論十卷。”於大戴禮條曰：“予前作古文尚書通論，其中辨大戴禮非本書，乃後人之僞。”於周禮條曰：“予別有通論十卷。”於孝經條曰：“予著通論止九經，其別僞類不及孝經。”於真書雜僞類曰：“經則禮記、儀禮有之，並詳本書。”知通論之作至爲博洽，抉擇必甚精。以其有通論，故此考中於易、書、禮皆不著考辨。然通論無傳本可求，檢各家目錄亦不載，其已佚乎？

夫古文尚書之僞，梅君而後，百詩、松崖、懋堂、艮庭辨說明矣。周禮頗見攻於晚近。而易傳、儀禮則終清一代蓋無疑者。

\* 原載古史辨第一冊，樸社，1926年6月。跋又載辨僞叢刊古今僞書考書末；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。

使姚君通論而在，必有以廣吾異聞。今但從此考得窺鱗爪，名之不沒亦僅賴此，其傳其不傳豈姚君之意乎！

是書一卷，頗類隨手筭記，非有意著述之林，故文筆疏散。其討論多采前人成說，自漢志、隋書而下，唐之柳子厚，宋之晁子止、陳直齋，明之宋景濂、胡元瑞，並多擷取，而以晁、陳爲最多。或微折衷，不盡證實，弗能謂博議無遺也。

其缺而未舉者，在“經”，有書序、周易舉正、乾元序制記、論語筆解、六經奧論諸書。在“史”，有聖賢群輔錄、五孝傳、卓異記諸書。在“子”，有孟子外書、鄧析子、燕丹子、靈棋經、道德指歸論、老子河上公注、莊子郭注、群書治要、家山圖書、搜神記、述異記諸書。至於醫藥、術數之籍，不可勝計。若“真書雜僞”，則有朱子通鑑綱目；“兩著併名”，則有高誘戰國策注；在姚氏成書後，則有日本刻古文孝經孔傳、今文孝經鄭氏注。如此之類，並可補論，勿求備於此書已。

若其編次，余竊有議。以忠經入經，以天祿閣外史入史，得毋但觀其名歟？於文中子，既從揮塵錄證王通之有其人，又曰“通耶，郊、時耶，逸耶，吾不得而知之”，則是“未足定其著書之人”也。於詩序，既從後漢書證爲衛宏所作，又曰“非僞書而實亦同於僞書也”；於杜律虞注，既從楊用修言謂爲張伯成作，後人嫁名於伯生，又曰“伯生集有杜詩纂例序一篇，想以此訛爲伯生耶”；則二書者，是“本非僞書而後人妄託其人之名”也。於乾鑿度曰“宋人掇拾類書而成”；於竹書紀年曰“予於紀年，以爲後人增改”；於李衛公問對明非阮逸僞書，而曰“今世傳者當是神宗時所定，而彼所定實采通典”；則三書者，是“真書雜以僞”也。今輒與僞書同列，不亦過歟？於商子采周氏說，曰“其精確切要處，史記列傳包括已盡；凡史記所不載，往往爲書者所附會”；於賈誼新書采陳氏說，曰“多錄漢書語，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，決非誼本書也”；其言相類，而商子爲僞，新書爲真，

則不足以服人矣。於脈訣曰“稱晉王叔和撰，晁氏謂後人依託”；於金匱玉函經曰“此非仲景撰，乃後人依託者”；其言亦同，而脈訣爲僞，玉函爲真，則又不足以服人矣。孫子一書，反覆無證驗，則宜與鬻子、鬼谷並在僞書，而獨入之“未定其人”，豈爲當乎！陰符經即爲寇謙之之作，而七賢注塗抹已遍，盡爲僞託，自傳其書，即有其注，豈猶得列於真書耶！於文子，但曰“不全僞”，而其所以不全僞者不言焉；於列子，但曰“意戰國時本有其書”，而其所以本有其書者不言焉；而文子、列子遂非僞書矣。若晏子春秋與管子同裁，素問、本草與山海經方軌，而真僞輒大別：何隨情抑揚之甚也！

蓋嘗論之，其病有二：一則以文辭之工拙定真僞，故文、列爲真而鶡冠、公孫龍爲僞。一則以後世著述之成法躡括古籍，故黃帝素問、神農本草、晏子春秋胥入僞書。姚君抑亦未深思乎？昔人筆記謂君梓擊孝經，殆過激。予謂此考中最精之言莫孝經條若，他條皆依附人說，發明者鮮矣。

論僞書者予最服齊實齋。竊取其言，分爲七類，非可以僞書包也：

一曰“師說”。——聖人制作，守於官司；及周末文勝，輒爲百家。口耳之學不能無差，則著於竹帛以授之其人，所以求傳習之廣焉。是以義、農、黃帝之書雜出於戰國，連類於漢、魏。其後有卓越之人，爲衆宗仰，法度猶傳，筆札未錄，則知之者亦述之而仍其人。此正古人言公之旨，不必以誠僞規度者也。如素問、本草、山海經、周髀算經、易傳、三禮、難經、星經，雖有僞附，又不能定其著書之人，然終不當與虛造者等視。今四庫所著錄，諸家書目所臚列，醫藥、術數之書獨多依託，良由此等學說不憑書籍以傳耳。

二曰“後記”。——管子述死後事，韓非載李斯駁議：蓋古人書無私著，大出後學綴輯，雖有不倫，無乖傳信。故管子、晏

子，不可謂之偽書，猶春秋公羊傳成於高孫壽，尚書大傳錄於張生、歐陽生也。論其體例，與前類頗同。惟前在記學，學則雖遠無弗賅，縱法言多疏，師承非可悉求，亦以意聯貫爲之；此在記事，事則年代不能遙，言行不能虛構；所以異也。

三曰“挾持”。——或蹈偶覩之名，或襲散見之語。是故，因倚相而有三墳；因老傳而有關尹；賈生感賦，遂作鵩冠；列子夸言，因成穆傳；其附託巧而心日拙矣。章氏曰：“劉炫之連山，梅賾之古文尚書，應詔入獻，將以求祿利也。夫墳、典既亡，而作偽者之搜輯補苴未必無什一之存。如古文之搜輯逸書，散見於記傳者幾無遺漏。六朝古書不甚散亡，採輯之功必易爲力。計不出此，藉以作偽，豈不惜哉！”是故，薛據作偽，則亦王肅也；江聲作偽，則亦梅賾也。然而一存補逸之功，一有亂古之罪者，操術不可不慎也。——此偽託古昔者也。

四曰“假重”。——名賢之作，爲世寶貴；苟有一籍之傳，奚止十縑之價。故小學推晦庵，政經題西山，杜解歸子瞻，潛虛屬君實。——此偽託近世者也。

凡茲二類，胥實齋所謂奸利。“欺於朝則得祿位，欺於市足恣壟斷”；心術之蔽，有如是哉！

五曰“好事”。——蓋體同於擬作，心在乎炫奇。弄數十之愚人，戲千年之古子。脫略不羈，風流自賞。明豐坊、姚士粦輩，儻其人乎！又或心懷憤激，輒欲誣陷嫁禍，僧孺行紀、聖俞碧雲駁作焉。

六曰“攘奪”。——前此數類皆自作之而以僞人，此則竊人之言以爲己有，於諸書中品最下矣。章氏曰：“竊人之美，等於竊財之盜，老氏言之，斷斷如也。譚峭竊化書於齊丘，郭象竊莊子於向秀，作者有知，不能不侗心於竊之者，蓋穿窬胥篋之智必有竄易更張，以就其掩著而失其本旨也。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利以爲功，大道廢而心術不可問矣！”予謂清代古籍大明，所不著者必

已弗傳，而采輯諸書逸文，則有玉函五百餘種，抱經、平津、問經、別下、心齋、魯山百餘種，粲然畢陳，欲僞古者已無從措手，挾持好事之途庶幾可絕。獨攘奪則劇於前古，往往萬目昭昭而攫金者咸攘臂於市。舉國化之，恬不爲怪。其能竄易更張，蓋猶絕少。廉恥道喪，遂令王儉、阮逸宜尊美讓，悲哉！

七曰“誤會”。——本非僞書，後人迷不能辨，遂沿傳爲僞作。舉凡姚君所謂“有後人妄託其人之名者”，“有兩人共此一書名，今傳者不知爲何人作者”，“有未足定其著書之人者”，皆是也。

予素謂目錄雖分體類，亦宜判別時期。今觀於僞書，輒意出於漢、魏間者當與唐、宋而下異其等差，則比次而觀，亦可以識學風之所趨矣。

予又謂孝經本僞書，使人之禮記，明標秦、漢儒者所作，則不可謂僞。中庸非僞書，自程氏以爲子思憂道學失傳而作，則與詩序亦同。又列子雜采道、緯，同於亢桑之僞；易林誤題焦贛，同於爾雅之誣。姚君所列，亦爲不倫。

予於學問，猶盲瞽不能識別。他日讀書稍多，願爲是考補正。用記於此，視爲息壤。

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，顏剛寫竟跋。

#### 適之先生評：

“西方美人”與“西方聖人”大不同，不可並論。

所分七類，似尚太寬。我主張，甯可疑而過，不可信而過。

實齋“公言”之說雖有一部分真理，然不可全信。

## 古今僞書考序\*

我現在是以古籍的整理作為專業的人了。這個嗜好的養成自有多方面的誘導，但在這許多誘導之中最有力量的一個便是這本小書——姚際恒的古今僞書考。

我在幼年，什麼書都喜翻弄，沒有目的，沒有問題。家中舊藏王謨本漢魏叢書一部，尤使我歡喜，因為裏邊搜集的古人著作種類最多，它最能把古籍的現存狀態告給我知。

古今僞書考的書名，我早在書目答問裏見到了，但因它刻在知不足齋叢書裏，而這部叢書不易見，所以還不曾讀過。到了十七歲那一年，始借到一部浙江書局的單行本。不料讀了之後，我的頭腦裏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。這因為我的“枕中鴻寶”漢魏叢書所收的書，向來看為戰國、秦、漢人所作的，被他一陣地打，十之七八都打到僞書堆裏去了。我向來對於古人著作毫不發生問題的，到這時都引起問題來了。

我在二十歲以前，所受的學術上的洪大的震盪只有兩次。第一次是讀了一部監本書經，又讀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閻若璩傳。第二次就是這一回，翻看了一部漢魏叢書，又讀了一本古今僞書考。我深信這兩次給與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畢生的治學的命運，我再也離不開他們的道路了！

---

\* 原載辨僞叢刊古今僞書考書首，樸社，1930年；又載史學年報第一卷第二期，1930年11月；古籍考辨叢刊第一集。

古今僞書考只是姚際恒的一冊筆記，並不曾有詳博的敘述，它的本身在學術上的價值可以說是很低微的。但他敢于提出“古今僞書”一個名目，敢于把人們不敢疑的經書（易傳、孝經、爾雅等）一起放在僞書裏，使得初學者對着一大堆材料，茫無別擇，最易陷于輕信的時候，驟然聽到一個大聲的警告，知道故紙堆裏有無數記載不是真話，又有無數問題未經解決，則這本書實在具有發聲振聵的功效。所以這本書的價值，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績，而在它所給予初學者的影響。

後來從四庫全書提要的存目裏知道姚氏有一部筆記，叫做庸言錄，是最大膽的著作，可惜見不到。他用全副精神做成的九經通論是對不合理的經學下了總攻擊令，他比閻若璩的範圍要廣，態度要更徹底，可惜也無從見到。無可奈何，就標點這本小冊子來吸取他的一點辨僞的精神。

一九二〇年，我初在北京大學畢業，服務母校圖書館，時間尚有餘裕，就從事這個工作。但我的喜歡搜集材料的癖性總改不掉，我想爲這書作箋注。作箋注時應用的書籍，北大圖書館不夠，再到京師圖書館尋去。費了幾個月功夫，範圍越放越大，材料愈積愈多，問題也發生個不歇，這本書的箋注竟有無從下手之苦了。可是，箋注雖做不成，而因了這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，把以前學術界上所起的幾次辨僞運動倒弄得很清楚。我於是又發大願，要編輯辨僞叢刊。

時間去得真快，到今日又過了十年了。此十年中，時局的不安，生計的壓迫，使得我頻頻南北奔馳，辨僞叢刊沒有出版幾冊，這是我時引爲恨事的。

但在這十年中，我們努力搜求姚氏的遺著，頗有些可觀。最早，從方玉潤的詩經原始中見到他所引的詩經通論。稍後，又在尚書古文疏證中看到閻若璩節錄的他的古文尚書通論。稍後，又在杭世駿續禮記集說中見到引他的禮記通論。後來，又從吳又陵

先生(虞)處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鐵琴山館刻本詩經通論。後來，轉寫得南京江蘇省立圖書館中所藏的好古堂書目鈔本，是錢塘丁氏的舊藏，我們可以在這本書目上知道他所讀的書。後來，又從杭郡詩輯中尋到他的兩首詩。最近，倫哲如先生(明)購到殘寫本春秋通論，我們也借鈔了。杭州崔家藏有一部鈔本儀禮通論，又借鈔了。說不定將來更有出于意表的發見。

姚氏是清初的一個大學者。他的學問的來源及其研究的態度，我們可以引四庫提要的話來看：

際恒生於國朝初，多從諸書宿游，故往往剽其緒論。其說經也，如闕圖、書之偽則本之黃宗義，闕古文尚書之偽則本之閻若璩，闕周禮之偽則本之萬斯同，論小學之爲書數則本之毛奇齡，而持論彌加恣肆。至祖歐陽修、趙汝樸之說，以周易十翼爲偽書，則尤橫矣。其論學也，謂周、張、程、朱皆出于禪，亦本同時顏元之論。至謂程、朱之學不息，孔、孟之道不著，則益悍矣。……（總目卷一百二十九，雜家類存目六，庸言錄條）

我們知道，學問是天下的公器，只要你會得捉住真實，自然別人會來聽從你；只要別人能夠捉住真實，你也應當聽從他：姚際恒如果採用了當時各家說而著書，乃是他的從善服義的公心，不能說爲他的罪狀。而且他秉了求真的勇氣，掌握了考證的方法，九經中的偽文和偽說自可被他一掃而空，何必一定要“有所本”而後可以闕偽！所以我們看了他的成就，只能說他生在反理學的學術環境中，順應了這時代精神，與黃、閻、萬、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，充量發展他的研究能力而已，不應當說剽不剽的話。（他辨偽古文尚書非剽閻若璩，證見下文。）

至於他的書何以失傳，這個理由，錢玄同先生說是由於四庫

館諸臣的反對。他以爲提要中既罵他經學方面的種種，是作提要的人必曾看見他的九經通論。但四庫中沒有此書，即存目中也無此名，可見他們有意把他壓抑下去。他的書既爲“別黑白而定一尊”的四庫館所痛斥，自然別人再不敢把他表章了。按，這個假設很可能。康長素先生新學僞經考云：

劉歆僞撰古經，由於總校書之任，故得託名中書，恣其竄亂。……按古今總校書之任者皆有大權，能主張學術，移易是非，竄亂古書。先徵之今。國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，群書，紀昀主之，算法則戴震主之。而四元玉鑑爲中國算學最精之術。戴震於測圓海鏡提要云：“按立天元一法，見於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數中；厥後，授時草及四元玉鑑等書皆屢見之。”則戴震必見其書，而乃不爲著錄，蓋欲獨擅其術也。（提要之及其目者，乃其不覺流露、不及校刪者耳。）紀昀力攻朱子，述董亨復繁露園集之野言，譏名臣言行錄不載劉元城者數條；其他主張雜學，所以攻宋儒者無不至，後生多爲所惑。……幸生當國家明盛，群書畢備，故不至大爲竄亂。（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上）

這是很明顯的證據。此外，錢玄同先生又告我兩件竄亂的實事：其一，宋樓鑰攻媿集，徐森玉先生（鴻寶）曾用宋本校對一過，發見四庫本改竄甚多，而尤以他替婦人所作的墓誌銘爲甚。因爲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，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記女子改嫁的事實，及其前夫、後夫的官銜。但四庫館中人則以爲這是不道德的，便一一替它改易，必使她從一而終。至於把她歸于哪一個丈夫，則以官階之大小而定：前夫官大則使其始終從前夫，後夫官大則使其始終從後夫。其二，梁皇侃論語集解義疏，其書中土久佚，修四庫書時根據日本刻本收入，但日本本“夷狄之有君”一

章，疏意爲夷狄雖有君，猶不如諸夏之無君；而四庫本的疏意，則是諸夏無君，猶不如夷狄之有君。意義極端相反，而乃發現於同一書中，其字數又相同。知不足齋本亦據日本刻本，但此章的疏文，初印本與日本本合，後印本則與四庫本合。蓋四庫館臣因清帝出身女真，故每逢書中說到夷狄的，或文字上，或意義上，必改得它不傷皇帝的面子而後已。知不足齋本既已刊成，始知館中改筆，不敢不依欽定文字，只得挖改了。（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齋叢書即用初印本，猶未挖改，而古經解彙函中的論語義疏則用四庫本，兩書均易見，大家不妨把它們對勘一下。）

從這些地方看，清高宗時開四庫館是有主義的，有作用的。他們對於古籍，不是客觀的整理。他們用了自己的主張和憑藉了自己的地位，把古今學術審查一番：哪種應提倡，哪種應遏絕，哪種應依因，哪種應改變，借編纂之業以行其去取予奪之權。倘使那時還沒有刻書的一件事，傳鈔的本子又相習以四庫爲正本，則數十百年之後，四庫本即得統一全國的書本了。看了這些事實，可知劉歆在校書時改竄許多古書是很可能的，我們正不必對於今文學家的攻擊作過分的懷疑。

姚氏著作，當時或有幾種刻本，因爲在好古堂書畫記及書目上證明他不是一個窮人。就算他的著作卷帙太多，或因他没有及身寫定而不刻，也必有許多鈔本。何以四庫總目上只把他的庸言錄存了目，其他連存目也夠不上呢？這很明白，他的懷疑古書和攻擊古經師的態度絕不爲四庫館諸臣所容，或竟被銷燬了；他們又慮後人有贊同其說的，故即于庸言錄的提要上作總括的一罵，以見其人之不足取。實在清學到了乾隆時，古代的偶像又喚起來了，清初的實事求是的風氣已變成信守漢人師說的風氣了。只有偽古文尚書，因爲它起在魏、晉間，夠不到漢，沒有漢代的權威者爲它保護，又因它的宗師是王肅，適爲漢學宗主鄭玄學派的敵人，又因當時大師惠棟亦曾繼續閻氏之業而爲古文尚書考，故他